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五十五回 空流淚素臣腸斷花箋 真上痰任信心迷黑獄

素臣見堂上坐著一位少年官員，並非任公模樣，急縮轉身，在儀門上問那值門皂隸。皂隸道：「是署印的二爺；任老爺壞了官，拿到省裡去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任老爺為何事壞官？」皂隸道：「斗大的手卷，畫長哩；明日早些來，和你到三元館裡去坐著，磕一碟瓜子兒，細細的講究。黃昏半夜，官府坐在堂上，不是當要的，快些走罷！」素臣被他搶白了回來，轉虧那腳夫領著，找酒店住下，一夜眼也沒合。次日起來，吩咐囊囊在店家等著，同容兒重到未家門首，因天色尚早，無處問信，縮身到一個點心店中坐下。店小二道：「饅頭還沒落籠，請坐著略等一會。」素臣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可知縣裡老爺，因甚壞了官到省裡去的？」小二道：「不要說起，總是豐城縣百姓晦氣，這樣一位好老爺，卻犯了欺君的罪，說是拿到省裡去問，定了罪，就要砍頭哩！弄這二爺署了印，吵鬧得地方上雞犬不寧，比較直比到四更天，不知幾時才脫這災星哩！」素臣大驚失色，正待根問。卻被櫃裡一個半老之人，紫了面皮，趕出櫃來，把小二一連兩個巴掌，喝道：「你這張口嘴！糞桶也有只雙耳朵，茅坑沒後壁，動不動直衝出來！公人們聽見，一索子套住，打你這狗腿，也不值半個小錢，須連累我老人家吃官司！快些走開別處去利市，我這店裡再容不的你這沒魂的人！」小二揉著臉兒，骨都著一張嘴，靠定牆上，再不則聲。素臣正自焦悶，只見容兒直跑到店，口裡喊道：「申伯伯，申伯伯！」一面叫著，一面趕上街去。素臣連忙走出店來，向東一望，卻認得是未府老蒼頭申壽，因跑上一步，拉住袖口道：「申管家那裡去？」申壽猝被一拉，嚇了一跳，回轉頭來，看著素臣，並不認得。發急道：「我有要緊事哩！你是誰，扯我則甚？」容兒趕上連叫，申壽把眼睜了兩睜道：「你這小哥面熟得很！」容兒道：「我是容兒。」申壽大喜道：「原來是小容，你長大了許多，面孔一發標緻了，我老人家眼目昏花，那裡還認得出？你死在湖裡，可憐你娘子哭得好不苦楚，逢時過節，做羹飯，燒紙錢給你，你那裡知道！」容兒眼淚直掛。素臣好生焦急，說道：「申管家，休只顧說閒話，且問你，小姐現在何處？」申壽道：「啊呀！你這客人，怎管起我們的事來？這是我未兄弟的兒子，前年死在湖裡，累我老人家出了許多眼淚，怎不容我們說幾句話兒？想是你救了他來，要索謝意嗎？也只消向未兄弟說，非親非故，怎便小姐長，小姐短的亂說？」

素臣焦躁道：「我是你老爺的世姪，我在西湖救你小姐，後來在你家病了幾個月，你難道不認得我嗎？」申壽失驚細認，喜極大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吳江的白相公！相公這臉，被日色曬了兩年，紫了，再也認不出！相公來得好，我家二小姐，正為著官司沒人料理；別人不知道，老奴是眼見的，豐城縣堂上，一兩句話，就把官司說開了，還請吃酒，看龍船哩！」素臣驚訝道：「二小姐想是素娥姐了？為甚官司，快快說與我聽？」申壽道：「去年臘月，二小姐恭喜，嫁了孫相公。」素臣道：「胡說！二小姐怎嫁起人來？」申壽歎口氣道：「原來不該！當初與相公同眠同起過來，怎又愛著孫相公才貌，又嫁給他？老奴心裡也是不伏氣！誰知做親不多幾日，孫相公就不見了；如今奉旨拿人，沒處拿，就把二小姐拿了去了。」素臣見他說話糊塗，氣悶不過道：「不必說了，你且說大小姐現在何處？」申壽道：「大小姐也到省裡去了。」「大相公呢？」「大相公也到省裡去了，只有大娘娘在家，老奴回去，問他支飯米哩，相公就走罷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你大相公已娶了親了。既有大娘娘在家，我們昨夜敲門，怎再敲不應？」申壽道：「相公想是在前邊敲，故敲不應了；因為著官司，家裡沒人，把前半截門戶都關殺了，在後門出入，離著有半里多路，那裡敲得應吧。」素臣暗忖：且到未家問明素娥下落，將玉觀音等安頓了再處。因領申壽到飯店中，喚奚囊僱了腳夫，算還房錢，挑起行李，一行人都向未府中來。申壽領到一弄裡，穿出城腳邊，沿河一帶垂楊樹裡，一座大水牆門，側首向那兩扇小門敲將起來。不多幾下，一個灶上婆娘，開門而出，嚇得滿面失色。容兒道：「王姆姆，可認得容兒嗎？」那婆娘仔細一看，失驚條怪的道：「你是小容呀，原來不曾死，謝天地！未孀孀要喜殺了！這些男男女女，是啥樣人？」容兒道：「都是自家人，且讓進去再講。」那婆娘連忙退步。素臣等進入門內，就卸下行囊，把錢打發腳夫，闖上了門，申壽在前領著，直領到內裡一間書房中來。一個丫頭看見，忙跑進去，一路喊道：「大娘娘，你看申伯伯，怎把許多生人直領到臨衛軒來了？」申壽自言自語道：「前年在大小姐那邊，也宿在內書房的，須不是我老人家顛倒。」素臣怕申壽說錯了話，叫他領奚囊去搬行李。吩咐容兒：「領著玉觀音姊妹進去，見了王姆姆，且莫說我的真名，恐有意外之事；只說是你老爺的年姪世交，救你夫妻二人性命，特特送來，要見你家大相公的。再要問明大相公為著何事？大小姐同赴省城，寓在何處？去歲下半年，可有吳江親戚領著家眷前來投奔？須一一問明，要緊切記。」容兒答應進去。

素臣在書房中靜候，舉目四看，見明窗淨幾，四壁圖書精雅不過，暗忖：洪儒雖已改過，未必精雅如此；所娶者，必係有才之女。因在書架上抽一本書來，面上簽標《倚秋吟》三字；揭開來，夾著幾幅花箋，香氣觸手而起。第一幅，《古風》一首，一筆細楷，寫得秀健可愛；從頭至尾，看過一遍，吐舌驚歎道：「女子中怎有如此奇才？鬚眉男子俱拜下風矣！但所云：『包羅諸才子，百行無一虧』，此等男兒，世上未必能有，只怕還是阿私所好。」因又看一張，卻是絕句；點著頭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」再看到《秋花》、《對鏡》二詞，不覺慘然；暗忖：洪儒年紀甚小，這詞內說：「便得人憐，已落他人後，」是梅已過，或是繼室，或是妾媵了。畢竟是何人所題？因看到一幅四六書啟，才知是任湘靈所題，一時還想不到任小姐身上。先看了前幾行，忽觸著醫痘之事，連聲：「奇怪！」及至「慘西市之臨刑，驚聞市虎；痛東荒之遠竄，愁聽荒雞」等語，不覺大驚道：「這分明我了！」越看越苦，兩眼酸酸的，只顧淌出淚來。再看到「殘月曉風」幾句，心窩裡如冷水澆灌，這眼淚一滴一滴的滴在那箋上，幾乎濕透，哭道：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；冥冥之中，負此良友，豈不痛哉！」及看末後短箋一幅，讀完那八句詩，真如三更杜宇，啼出倘魂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門外一個丫鬟，欲進不進的，含著兩泡眼淚，睜睜地看著素臣，見素臣淚出痛腸，竟走進書房門來問道：「相公是那裡人？怎見了這詩恁般痛哭？」素臣拭淚看時，頗覺面熟。那丫鬟一面說，一面收拾桌上花箋，素臣見他大拇指卻是駢指，忽然想起道：「姐姐莫非是任老爺家中使女麼？」那丫鬟失聲道：「相公莫非是替我家小姐醫悶痘的白相公麼？」素臣道：「正是。你老爺為著何事……」那丫鬟不等素臣說完，飛跑進去，喊道：「小姐好了，姑爺來了！」素文正在房中，盤問玉觀音姊妹，容兒未奉呼喚，站在窗外，尚未進見。玉觀音又因素臣吩咐，一味藏頭露尾，閃爍支吾，素文滿肚疑心，叫王媽去喚申壽，又不見進來。只聽丫鬟晴霞嚷說：「姑爺回來！」一路大驚小怪，便喝道：「好沒規矩！既是姑爺回來，就請到臨衛軒去，問一問客人的來歷罷了。」晴霞道：「不是我們姑爺，是大小姐的姑爺。」素文道：「大小姐姑爺在京會試，昨日正是三場，如何得回？莫非有甚事麼？」晴霞著急道：「小姐倒會纏人耍子！那裡是這裡大小姐的姑爺，是我家大小姐的姑爺，是那醫悶痘，撕破大小姐衣裳的那個姑爺！」素文直立起來道：「當真是姐夫回來了麼？你可認得真？」晴霞道：「大姑爺在臨衛軒看了大小姐這詩，哭得好不利害！小姐看這花箋上，不是通哭濕了？晴霞初時也認不得，大姑爺先認出了晴霞，說可是任老爺家丫鬟？晴霞才想起，一些不錯，是那醫病的姑爺，只面色紫了，想是被日色曬紫的。」

素文一手接過詩稿，喜得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，王媽已找申壽進來，素文道：「文姑爺來，你怎不進來稟知我？叫王媽來尋，你還不就來。」申壽道：「那裡見甚文姑爺？是吳江白相公，收留了我家的容兒，送來還我家，現坐在臨衛軒，老奴也早進來了，白相公叫去拿行李，那知王孀孀已搬到廂房裡去，累老奴尋得發昏。如今莊上斷了米，大娘娘快些開倉，好去叫腳夫來挑。」素文道：「你去叫腳夫罷。容兒在那裡，叫他進來，有了些年紀，就這樣懵懂！」申壽在窗外叫了容兒進來，篤起了嘴，一路咕嚕出去。容兒已聽得明白，磕頭起來，放心把素臣近事，約略述了一遍。素文喜不可言，暗忖：父親之事，必與姐夫說知，商量出一個主意來方好。因向容兒說道：「你去對姑爺說，現在為著官事，我出來面見哩。」容兒答應出去。

素文吩咐廚下備飯，一面整頓衣飾出來。素臣哭得眼紅，正聽容兒說話，尚未聽完，素文已進書房，晴霞鋪下紅氈，裊裊的拜將下去。素臣滿心糊塗，暗忖：洪儒與我不過世誼，怎他妻子竟自出見？又聽素文口中，朗朗的說是：「姐夫在上，容素文拜見。」

一發驚駭，連稱：「世嫂不敢，怎這樣稱呼？」一面跪下還禮。素文拜畢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夫原來尚在，不知家姐湘靈，承洪長卿世兄作伐，蒙太夫人慨許，訂為婚姻，去歲已經過門，侍奉太夫人膝下矣。」素文急問：「家母真個搬在此處？」素文道：「太夫人搬在西莊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如此說，家母現在西莊，望即著人領去一見。」素文道：「姐夫請坐，且容素文說一備細。」素臣無奈坐下道：「快些請教。」素文檢衽道：「家姐誤聞姐夫凶信，驚憂成疾，臥床不起，太夫人許了姻事，幸得回生；後因朝廷採選秀女，太夫人主意，命田氏大姐姐權代姐夫，將家姐及二姑娘雙娶過去。」素文急問：「那個二姑娘？」素文紅了臉道：「就是那邊素娥二姐姐。」素臣道：「素娥姐說是嫁姓孫的，我便知申壽亂道。」素文道：「申壽說的孫姓就是姐夫；太夫人遷避西莊，就改姓孫的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如此說，家母現在西莊，令姐死而不死，素娥姐嫁而不嫁，文素臣，你好僥倖也！」素臣初聽申壽之言，雖料定素娥斷不改節，胸中卻鶻突不過，不知是何變頭；既訪不出水夫人消息，又有蘇州親戚鬧出事來之說，進門又看了湘靈哀詞，真如亂箭攢心，摩挲不得！今忽知水夫人現在西莊，素娥未嫁，湘靈未死，你道，這喜還喜到什麼地位？正是：

腸結根根解，心花朵朵開。憂愁如潑雪，歡笑欲成雷。

素文垂淚道：「誰料姐夫回來，卻又不能見家姐一面。」素臣驚問：「令姐又怎麼樣了？」素文道：「從前姐夫涉訟到官，家父曾痛處一個光棍，名叫計多。這計多蓄恨，到省中首告家父，說家姐並未出嫁，藏在西莊是家父蔑旨欺君。欽差太監大怒，立時將家父、家姐並二姑娘捉去，要鎖解進京。虧了王都堂竭力周旋，暫緩題參。審了幾堂，總沒出豁；聽見早晚就要動刑，可憐家父老年，家姐弱體，如何當得？姐夫怎樣出力一救，恩有重報，斷不敢忘！」素臣道：「小姨說甚話來？令姐既奉家母之命，已經過門，令尊便是岳丈，自當竭力，何必相求？但不知省中如何審法？有無出路？容到西莊，見過家母，便赴省探聽，相機行事罷了。」素文道：「太夫人現且不在西莊，姐夫早晨就來，此時正好用飯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家母怎又不在西莊？」素文道：「太夫人同家姐及大姑娘、二姑娘，俱赴省中，寓在廣潤門裡李大房店內，家母亦在那邊。姐夫用過飯，方可前去。」

素臣呆了半晌，只得坐下。素文自進房去。素臣看著滿席肴饌，那裡選吃得下一點，胡亂用下些飯，叫奚囊吃飽，把玉觀音等留下，辭了素文，急急趕至江頭，僱船望南昌來。偏遇頂風，直到次日日落時才到，忙趕進城，百忙裡又不見了奚囊，也不暇找尋，徑問到李家店中，劈頭遇見古心，上前相叫。古心仔細一看，喜出意外，一同搶進裡邊，母子兄弟，忽然相見，這一喜，也就非常，真覺三公之位，無以易也！素臣跪下，抱住水夫人雙膝，涕泗橫流；水夫人亦灑了幾點喜極沾襟之淚。叩頭起來，復拜見古心，沒頭沒腦的，約略稟述在外諸事，水夫人亦約略說些家中之事。文虛滿面笑容，領著奚囊進來磕頭。水夫人大喜，說道：「奚囊果然得活，文虛夫妻要喜壞了！這裡的事，你想已知道，目下正在危急，幸得你回來，好作計較。」素臣道：「結親被首之事，孩兒略知大概。連日如何審訊？目下怎樣危急？望母親說知，方好計議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連日審過幾堂，你丈人堅供：『實有孫盛赴京捐監，已連夜差人去趕。』依了王撫台主意，就把事情緩下去，等京中信息。當不的原告計多，一口咬定說：『孫盛是女人假扮，並無其人』。廖太監聽了他話，幾次要把你丈人刑訊，都虧王撫台阻住了。昨日當堂立限，如五日內無人，就要鎖解進京。王撫台只認真個差人進京，計算來回日期，斷趕不及，苦苦爭執，又寬了五日。如今得你回來，是極好的了；但你又不能出官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沉吟道：「若果只要有人，就可打算了。母親細看，孩兒可還似從前面貌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只面色紫了些，也沒甚改變。」素臣道：「孩兒受東宮厚恩，為國家起見，意欲網羅豪傑，剷除奸闖，勢難閉門塞穴，坐視神州陸沉，故為易容之計；今母親既還認得，不妨再為改變。」因取出一丸青藥，擦在臉上，說：「請母親再看，可還認得孩兒？」水夫人細看一會道：「雖覺滲瀨怕人，也還認得出來。」古心道：「母親明知是二弟，故看得出；若遇生眼，就再看不出，孩兒若不知是二弟，也就看不出了。」文虛道：「如今一毫不似二相公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驚吹妹子及素姐俱在裡邊，可叫他們出來一認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二姐、三姐久經封鎖官房；只大小姐現在任親母那邊。」素臣道：「任家岳母現在何處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就在一店，只隔一座院子。紫函可去稟知。你洗掉了藥，我同你過去。」素臣道：「如今事在危急，孩兒意欲改容出官，免一時之難；看任家岳母若認不出孩兒，便瞞得過計多，此禍可解矣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此與前番女扮男裝，同一冒險非禮，不可更蹈前轍！」古心道：「昔孔子大聖，亦嘗微服；虞仲賢者，並且文身。古來豪傑，別須剃眉，以全身遠害者，更指不勝屈。此時任親翁生死關頭，似可從權，以救燃急。」水夫人沉吟道：「急切沒一妥策，且與你丈人、丈母計議而行。」素臣根問奚囊：「在城門邊何故擠散？」奚囊道：「起船時，遇見東阿山中頭目，一路上說了幾句話，就落在後邊。」只見紫函飛步而來，說：「任太太好不歡喜，立等二相公去見哩。」水夫人忙領素臣過去，奚囊提燈前導，紫函持氈後隨，到了內客座中，已是準備，點得燈燭輝煌。

水夫人先進去，任夫人、鸞吹接著，千歡萬喜，讓出外邊見禮。忽然見了素臣，嚇得兩人縮身不迭，滿面失色。任家一個丫鬢，叫做翠香，亂喝道：「你這人，怎黃昏半夜跑進裡邊來？」紫函笑道：「這是我二相公，你們常時念誦的大姑爺哩。」任夫人與鸞吹都不肯信。水夫人道：「實就是小兒，親母看去，真個不似從前面貌嗎？」任夫人道：「親母自不欺人，但令郎面貌，緣何全然改變？」生素道：「白相公是絕齊整的面孔，那裡是這個藍面判官的樣子？」鸞吹聽水夫人說實是素臣，顧不得害怕，探出頭去，仔細偷看道：「身量逼真，是二哥，眉眼也相像，怎面貌竟截然不似當初，真好奇怪！」水夫人將易容之事，悄悄說知，並述素臣之意。任夫人方才定心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了！妾身正在憂懼，想十日之後，如何解救？行此一著，大有回機，真個謝天不盡了！」鸞吹歡喜，更不待言，於是一同出來。水夫人吩咐素臣，以子婿之禮相見。任夫人道：「小女非係正室，還該常禮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令愛名門淑質，與小媳現俱姊妹稱呼，自當拜見，不必過謙。」任夫人勉強受了兩禮。鸞吹拜見素臣，悲喜交集；素臣也真似見了嫡親妹子一般，喜不可言。各人就坐，茶罷後，問起在外事情，素臣約略說了幾句，已把任夫人等嚇壞。

須臾，擺上便席，任夫人再三告罪說：「晚間匆匆，愧不成禮，明日再為補情！」水夫人辭謝不敢，入席飲酒。鸞吹細將素臣看視道：「這回才認真，是二哥面貌了，怎不見一點傳藥的痕跡，竟似生成的一般？若不是母親說的話，孩兒就斷不敢信！」任夫人道：「妾身也是信親母的話，以耳為目；如今細細看著，也不認得。」水夫人道：「親母只見過一兩次，故認不得；大小姐常見，故此時便認得。計多見過小兒，與親母一般，料想是認不出的了！但易容之事，本姦宄所為；公堂之上，尤禮法所在，有辱名教，未可妄行耳！」鸞吹道：「母親所言，固是正禮；但禮有常變，事有經權；微服過宋，夫子有道污之日；要盟不信，聖人有詭說之時。以之避禍保身，不以行奸使詐，與姦宄之輩，跡雖同而心則異，正復何害！」任夫人道：「十日之後，二女即鎖解入京，拙夫將身罹重辟；賢婿諷諭至戚，何忍坐視不救？慕虛名而處實禍，似非達權者所為，還祈親母三思！」水夫人沉吟道：「事在兩難，實亦無奈；但恐闖人貪利，即為此權宜，亦未能免禍耳！」任夫人道：「王都堂說過，只要孫盛到官，便可力保無事，親母何必過慮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連次審訊，聽廖宦口風，都是起發銀錢之意；他道親翁在任五載，只知詐民肥橐，今日天網恢恢，落在咱家手裡，其意顯然。那知親翁兩袖清風，絕無打點，以致老羞成怒；雖有王都堂竭力排解，終不放一毫情面也。」任夫人道：「廖宦圖詐，妾身久知；但十日之限，係彼自立，限內既有人出官，彼亦難出爾反爾。」鸞吹道：「大兄弟聽了計多挑唆，二哥一到官，便把光棍審倒，打得皮開肉爛；此番又值二哥回來，這光棍應該晦氣，必定一番痛打哩！」水夫人笑道：「前番是任親翁並無成心；此番是宦寺當權，有心炙詐，其欲不遂，寧有勝理乎？」鸞吹道：「理固如此，事或未然；二哥吉人天相，到處逢凶化吉，母親但請放心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數皆前定，老身原不作無益之憂；明日且令人到司獄中，通知親翁，再作計較可也。」素臣在水夫人前不敢多飲，用了五七杯，即隨水夫人起身告辭，回到這邊。古心接進，收拾就寢，素臣方將在外事從頭細稟。正說到山海關外客店中，因失火破壁出去，遇著匡無外這一節，忽聽打門聲急，外邊有人接應開入。停了一會，一片聲，把這邊院門震天價的敲響。古心、素臣慌忙起身，開出房去，外面文虛、奚囊已在開門，擁將進來。素臣看時，卻是任夫人流著兩行涕淚，帶著丫鬢僕婦，直哭進來。素臣猛吃一嚇。正是：

魚服白龍常受侮，虎皮羊質每沾威。

總評：

小二放言，店主喝打，曲盡俗情，此亦何關正傳，而點綴生動，奕奕有神，便平添許多機趣。牡丹雖好，全憑綠葉扶持，無只畫牡丹之理。且素臣正待詰問，即以請問正傳，則小二放言，正傳之緣起也；店主喝打，正傳之跌頓也。畫綠葉正全為牡丹耳，況任知縣之為好官，即見於此，葉世雄之托言，萬不致起廖監之疑。其草蛇灰線之妙，更有未可以言語形容者乎！

申壽久不見面，開口即發笑、即惹悶，固自別來無恙也。容兒現在，而雲你死在湖裡，做羹飯、燒紙錢給你。田氏改裝而雲素娥嫁了孫相公，豈特老而憤憤，其小時亦必非了了者。

素臣囑咐容兒，莫說真名，恐有意外之事。初讀之甚不愜意，素臣之於鸞吹，尚有何嫌疑，而為此猜忌閃爍之言，不過令素文疑心，得晴霞一番弄舌，欲合故離，起出花樣，而不知其情理之未協也。既又思作者勝人處，全在按情切理，從無強情就法之言，因再思細繹，始恍然曰：甚矣，作者之情法俱到也。素臣深信鸞吹，而洪儒尚在參半，至其妻則全未可為神妙。以鏡照面，知其自照自也；以筆描容，知其自畫自也。而此則不知其自駁自豈非絕世文心也。

晴霞駢指，於此回應其些小處，密致如此。必如此，方大段無脫枝失節處。

晴霞雲：「小姐倒會纏人耍子。」覺素文幾與申壽同趣，實緣其稱謂。真有如此糾葛也，情文相生，令人莞爾。

老母現在，妻妾無恙，素臣之喜真到盡情。素文雲：「申壽說的孫姓就是姐夫。」亦有空青一點之妙。

百忙裡不見奚囊與山莊頭目，說話兩層，伏筆神乎其神。